

北史演義

六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北史演義第六冊

朱北行

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

門人譚載華校訂

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

第五十五卷

棄天親居喪作樂

歸人母懼敵求成

話說濟南初廢。帝于太后前涕泣誓言。許以終始相保。決無害意。雖廢。安。言。臨。初意幽之別第。終其天年。歸彥等數陳利害。日夜勸帝除之。帝乃遣使召。時。毒。濟南不從。扼而殺之。小人不善全人骨肉必陷主於不善義可恨可歎時年十七歲。其後孝昭頗自愧悔。忽忽若失。有晉陽令史至鄴。早行路遇儀仗甚都。有一王者坐馬上。酷似文宣。心甚疑之。有一騎落後。問之。騎曰。文宣帝也。今往晉陽復讐耳。倏忽不見。令史歸。不敢言。後聞帝疾。謂人曰。帝必不起。其時宮中諸屬並作。或歌呼梁上。或叱咤殿中。帝惡之。備行禳覲之事。而厲不止。文宣尙能爲厲耶想亦取精多而用物宏耳時有巫者。

言天狗下降大內。不利帝躬。乃於其所講武以禳之。帝自強作精神。乘馬射箭。馬忽絕塵而奔。有兔從草中竄出。馬驚逸。帝墜地絕肋。左右救之。昏迷良久。乃蘇。扶至宮。發暈數次。太后聞之。來視疾。問曰。汝徵濟南至此。今何在。帝不答。連問皆不答。太后怒曰。殺之耶。不用吾言。死其宜矣。遂不顧而去。不違賢母之訓。畢竟何如。十一月甲辰。詔以嗣子冲眇。弟長廣王湛。統茲大寶。遣趙郡王叡至鄴徵之。又與湛書曰。百年無罪。汝可以樂處置之。勿效前人也。亦知之耶。何殺濟南之速也。是日殂于晉陽宮。臨終。但言恨不見太后山陵。叡至鄴。宣帝遺命。使繼大統。湛猶疑其詐。使所親先詣殯所。發而視之。使者復命。乃大喜。馳赴晉陽。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。改易禁衛。然後入。癸丑。湛卽皇帝位于南宮。是爲武成皇帝。大赦。改元太寧。立妃胡氏爲皇后。子緯爲皇太子。封太子百年爲樂陵王。初。孝昭事太后惟謹。朝夕定省。常得親歡。武成每多不順。太后常惡之。孝昭崩。太后思之致疾。又舊時老伴。若恆山。楚國。遊夫人。穆夫人。王夫人等。或隨子就封。或已去世。滿目非舊。

鬱鬱不樂。故疾勢日重。而武成行樂自若。太寧元年四月遂崩。時年六十二歲。五月庚午。合葬于高祖獻武之陵。諡曰武明太后。后有大識。高明嚴斷。雅遵儉約。往來外舍。侍從不過十人。性寬厚。不妬。高祖姬侍。咸加恩待。前補敘高祖嘗西討。方出師。后夜嬪生一男一女。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。后不許。曰。王出統大兵。何可以我故輕離軍幕。死生命也。來復何爲。高祖聞之。嗟嘆稱善。弟昭以功名自達。其餘親屬。未嘗爲請爵位。每言官人以才。奈何以私亂公。名言正論不意巾幗能爲此語。先是。童謠曰。九龍母死不作孝。及后崩。武成不改服。緋袍如故。登高臺。置酒作樂。宮女進白袍。帝怒。投諸臺下。歸彥時在座。請徹樂。帝大怒曰。何與汝事。敢阻吾興。叱之使去。蓋帝爲高祖第九子。童謠其先驗也。初。歸彥爲孝昭所厚。恃勢驕盈。陵侮貴戚。廷臣高元海。畢義雲。高乾和。常切齒之。因與帝前數言其短。且云。歸彥久掌禁兵。威權震主。必爲禍亂。帝尋其反覆之迹。漸忌之。下密詔除歸彥冀州刺史。令速發。不聽入宮。時歸彥在家。縱酒爲樂。經宿尙未之知。至明

入朝欲參門者不納。曰：「領軍已除冀州，無容擅入。」歸彥大驚，遂卽拜退。羣臣莫敢與語。七月，歸彥至冀州，大懷怨望，欲待帝如鄴，乘虛入晉陽。

死期本近復自速之

其耶

中令呂思禮密告于朝。帝詔大司馬段韶、司空婁叡討之。歸彥聞有軍至，將討己罪，卽閉城拒守。長史宇文仲鸞不從，殺之。乃自稱大丞相，有衆四萬。朝廷聞其拒守不下，以尙書封子繪冀州人。其祖父世爲本州刺史，得人心，使乘傳至信都，巡于城下，諭吏民以禍福。於是降者相繼，城中動靜，小大皆知之。歸彥自料必敗，登城大呼曰：「孝昭皇帝初崩，六軍百萬，悉在臣手，投身向鄴，奉迎陛下，當時不反，今日豈反耶？」止恨元海、義雲、乾和等誑惑聖聰，嫉忌忠良，逼臣至此。陛下若殺此三人，臣卽臨城自刎。旣而城破，單騎奔走，至交津被執，鎖之送晉陽。乙未，載以露車，銜木面縛。劉桃枝臨之以刃，擊鼓隨之，并其子孫十五人，皆棄市。

高歡之
後遂絕之

又以歸彥在文宣時，譖殺清和王岳，以其家良賤百口悉賜岳家。

不天
爽報

贈岳太師、丁酉，以段韶爲太傅，婁叡爲司徒，平陽王淹爲太宰，斛律光爲

司空趙郡王叡爲尙書令。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。人民始安。今且按下不表。且說北有突厥一部。其君木杆可汗。自蠕蠕衰弱。突厥日強。周人欲結之以伐齊。許納其女爲后。遣御伯大夫楊薦往結之。周結突厥之意。前烏

全知國之盛衰。不在此。

齊人聞之懼。亦遣使求婚于突厥。賂遺甚厚。木杆貪齊幣重。欲執

薦送齊。薦知之。責木杆曰。我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。蠕蠕部落數千來降。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。以快可汗之意。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。獨不畏鬼神乎。木杆慘然良久曰。君言是也。吾意決矣。當相與共平東賊。然後送女。薦歸復命。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。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。戊子。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。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。期會于晉陽城下。忠進拔齊二十餘城。齊人守陁嶺之隘。忠擊破之。楊忠立功于周立突厥木杆以十萬騎來會自恆州。三道俱入。時大雪數旬。南北千餘里。平地數尺。時齊主在鄴聞之。恐并州有失。倍道赴晉陽。令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。以爲聲援。己未。周

師逼晉陽。突厥從之。聲勢甚盛。齊主懼。戎服率宮人。欲東走避之。趙郡王叡。河間王孝琬。叩馬諫曰。陛下勿畏。有臣等在。足以禦賊。孝琬請委叡處分。必得嚴整。帝從之。命六軍進止。皆受叡節度。而使段韶總之。叡本高祖姪。趙郡公永寶之子。補敘叡事後盡忠之機幼孤。聰慧夙成。爲高祖所愛。養於宮中。令游夫人母之。恩逾諸子。年四歲。未嘗識母。其母魏華山公主。與楚國夫人鄭氏。爲姑舅姊妹。一日宮人領了。來至飛仙院遊玩。鄭夫人抱諸膝。戲謂之曰。你是我姨之兒。何倒認游娘爲母。叡愕然問故。夫人悉告所以。且曰。此事大王不許與你說。待你長成。然後去認親母。叡默然下淚。回宮思念不已。遂失精神。高祖疑其感疾。叡曰。兒無疾。欲識我生耳。乃迎華山公主至宮。與之相見。叡趨膝下跪拜。抱住大哭。公主亦泣。自後高祖常令往來無間。母有疾。晝夜侍床前不去。及母沒。哀戚毀形。不茹葷者三載。人稱其孝。高祖嘗謂平秦王曰。此兒至性過人。吾子皆無及者。文宣時。嘗爲定州刺史。領兵監築長城。時遇炎天。屏蓋障。親與軍人同勞苦。或

以冰進。却不用。曰：「三軍皆熱。吾何獨進寒冰。人皆感悅。以故軍士受勦節制。莫不踴躍爭奮。勦部分既定。乃請齊主登北城觀戰。軍容整肅。敵人望之失色。突厥咎周人曰：「爾言齊亂。故來伐之。今齊人眼中亦有鐵。何可當耶。」突厥已周人有懼心人以步卒爲前鋒。從西山下。鼓勇而前。去城二里許。諸將咸欲進擊之。韶曰：「步卒力勢自當有限。今積雪既厚。逆戰非便。不如堅陳以待之。彼勞我逸。破之必矣。」老將識見自別識既至。齊悉其銳兵。鼓譟而出。突厥震駭。引兵上山不肯戰。周師遂大敗。棄營而遁。突厥引兵出塞。縱騎大掠。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。人畜無遺。段韶追之不敢逼。突厥還至陁嶺。地凍滑不可走。乃鋪氈以度。馬皆寒瘦。膝以下毛盡落。北至長城。馬死且盡。截稍杖之以歸。可見突厥亦不足恃達奚武至平陽。未知忠已敗走。猶進兵不已。斛律光與書曰：「鴻鵠已翔于寥廓。羅者猶視于沮澤。爾何不知進退耶。」武得書。知北道兵已敗。亦還。光逐之入周境。獲二千餘口以歸。光見帝于晉陽。帝以新遭大寇。抱光頭而哭。無用之徒宜爲任城王浩進曰何至于此。陛

下苟無忘今日。平西賊不難。乃收淚而止。初顯祖之世。周人常懼齊兵北渡。每至冬月。守河椎水以守。及武成卽位。嬖倖用事。朝政漸紊。齊人反椎兵以備周兵之逼。斛律光嘆曰。國家常有并吞關隴之志。今日至此。而唯玩聲色乎。舊之臣痛心且說齊主志圖苟安。不以軍國爲事。性又懦怯。周師雖退。猶虞復來。妨其爲樂之事。因問計于羣臣曰。吾欲與周通好。永息干戈。未識周其許我乎。侍中和士開曰。臣有一策。可使宇文護感恩聽命。嬖人胸中武成急問何策。對曰。昔日護奔關中。其母閻氏及姑宇文氏並留晉陽。皆被幽繫。至今尙羈中山宮內。臣聞邊人云。護爲宰相後。每遣問使入齊。訪求其母消息。若示以通好之意。許歸其母。有不樂從者哉。且其母與姑在彼則重。在此不過一老嫗耳。不久將歸地下。何關輕重。帝以爲然。乃遣使者至玉壁。求通互市。微露護母尙在。通好則歸。護聞之大喜。密托勳州刺史韋孝寬。致書齊朝。欲申盟好。齊乃先遣其姑歸國。爲閻氏作書寄護。其書曰。

吾年十九入汝家。今已八十矣。凡生汝輩一男一女。今日眼下不見一人。興言及此。悲纏肌骨。幸屬千載之運。逢大齊之德。矜老開恩。許得相見。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一領。宜自檢看。禽獸草木。母子相依。吾有何罪。與爾分隔。今復何福。還獲見汝。言此悲喜。死而更蘇。世間所有。求皆可得。母子異國。何處可求。假汝貴極。王公富過山海。不得一朝暫聚。不得一日同處。寒不得汝衣。饑不得汝食。汝雖窮榮極盛。光耀世間。汝何用爲。於吾何益。語帶血吾今日之前。汝旣不得申其供養。事往何論。今日以後。吾之殘命。唯繫于汝。爾戴天履地。中有鬼神。勿云冥昧而可欺負。

護得書。捧之涕泣。悲不自勝。亦以書報母云。

區宇分崩。遭遇災禍。遠離膝下。忽忽三十五年。受形稟氣。皆知母子。誰同誰保。如此不孝子。爲公侯母。爲俘隸。暑不見母。暑寒不見母。寒衣不知有。無食不知饑。飽泯如天地之外。無由暫聞。發乎至情晝夜悲號。繼之以血。分懷冤

酷終此一生。冀奉見于泉下耳。不謂齊朝解網。惠以德音。磨敦四姑。已蒙禮送。初聞此旨。魂膽飛越。號天叩地。不能自勝。草木有心。禽魚感澤。況在人倫。而敢不銘戴。齊朝霽然之恩。既已沾洽。有家有國。信義爲本。伏度來期。已應有日。一得奉見慈顏。永畢生願。生死骨肉。豈過今恩。負山戴岳。未足勝荷。伏紙鳴咽。言不宣心。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。年歲雖久。宛然猶識。對此益抱悲泣耳。

齊人留護母。使更與護書。邀護重報。往返數次。護徒以卑詞致乞。時段韶拒突厥于塞下。齊主使人以護書示之。問其可否。韶作書報曰。

周人反覆。本無信義。比晉陽之役。其事可知。護外托爲相。其實主也。既爲母請和。不遣一介之使。到此來求。而徒作哀憐之語。形諸楮墨。其情可知。若據移書。卽送其母。恐示之以弱。得母之後。彼必益無忌憚。爲今之計。不如且外許之。待和親堅定。然後遣之。未晚。

齊王得書。猶豫未決。時又傳言木杆可汗以前攻晉陽。不得志。謀與周兵再舉伐齊。齊主大懼。急欲與周通好。以免干戈之擾。因不待周使來迎。卽送其母歸。爲敵輕於大計。何益。徒閻氏至周。舉朝稱慶。周主爲之大赦。護與母睽隔多年。一朝聚處。凡所資奉。窮極華盛。每四時伏臘。武帝率宗室親戚至其家。行家人禮。稱觴上壽。尊榮之典。振古未聞。俄而突厥留屯塞北。更集諸部兵。遣使告周。欲與共擊齊。如前所約。護因新得其母。未欲東伐。又恐負突厥約。更生邊患。不得已徵二十四軍。及散隸秦隴巴蜀之兵。并羌夷內附者。凡二十萬人。率以伐齊。但未識周師之出。勝負若何。且聽下卷分割。

武成與孝昭同經憂患。及孝昭卽位。武成以訛言之故。遽懷不臣之心。太后薨。不盡喪禮。淫樂自如。可謂全無心肝。及周人來伐。又茫無主宰。以視乃父。真不肖之子。至歸宇文護之母。而稱兵如故。敵國無信。勢所必然。輕信和士開之言。其愚亦甚矣。

第五十六卷

爭宜陽大兵屢却

施玉珽天誅亟行

話說宇文護懼違突厥之意。出師伐齊。周主授護斧鉞。親勞軍于沙苑。護軍至潼關。遣大將尉遲迥、帥精騎十萬爲前鋒。趣洛陽。大將權景宣、帥山南之兵。趣懸瓠。少師楊欒、出軹關。親率大軍屯宏農。命齊公憲、達奚武、都督王雄、軍于邙山。齊主震恐。悔不聽段韶之言。無及乃遣蘭陵王長恭、大將軍斛律光、救洛陽。太尉婁叡、拒楊欒。欒出軹關。恃勇深入。軍不設備。婁叡將兵奄至。大破其軍。欒被執。遂降。降楊欒權景宣圍懸瓠。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蕭世怡、並以城降。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蕭世怡、並以城降。尉遲迥等圍洛陽。爲土山地道以攻之。城中守禦甚固。三旬不克。護命諸將塹斷河陽之路。以遏救兵。引師共攻洛陽。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。唯張嵬瑛而已。蘭陵王斛律光畏周兵之強。未敢遽進。齊主召段韶謂曰。洛陽危急。今欲遣公救之。但突厥在北。復須鎮守。奈何。對曰。北虜侵邊。事等疥癬。不足爲國深害。今西鄰闕逼。乃腹心之病。請奉詔南行。識得大勢。緩急不疑。齊主曰。朕意亦

爾。詔乃率精騎一千發晉陽。星夜趕行。五日濟河。行近洛陽。與諸軍會。值連日陰霧。乃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坂觀周軍形勢。至太和谷。與周軍遇。詔卽馳告各營。追集騎士。結陣以待之。詔爲左軍。蘭陵王爲中軍。光爲右軍。周人不同意其至。皆恟懼。詔遙謂周人曰。汝宇文護纔得其母。遽來爲寇。何也。周將曰。天遣我來。有何可問。詔曰。天道賞善罰惡。當遣汝送死來耳。周將曰。吾不與汝鬪口。特與汝鬪戰耳。乃以步兵在前。上山迎戰。詔命軍士且戰且却以誘之。待其力弊。然後下馬共擊。衝堅陷銳。萬衆齊奮。周師大敗。一時瓦解。主將禁之不能止。投溪墜谷。死者無數。善用兵者步蘭陵王以五百騎突入周軍。所向披靡。遂至洛陽城下。呼門求入。城上人弗識。乃免胄示之面。始開門納之。城上歡呼震地。周師在城下者。亦解圍遁去。委棄營幕。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。軍資器械。彌滿川澤。唯齊公憲、達奚武及王雄在後。勒兵拒戰。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陣。光退走。左右皆散。唯餘一奴一矢。雄按鞘刺之。不及光者丈餘。謂光曰。吾惜爾不

殺。當生擒爾去見天子。光迴身反射。中雄額。雄抱馬走。至營而卒。

雖之死由於敵太甚

軍中益懼。齊公憲拊循督勵。衆心少安。至夜收軍。欲待明更戰。達奚武曰。洛陽軍敗。人情震駭。若不乘夜速還。明日欲歸不得。武在軍久。備見形勢。公年少。未經事。豈可以數營士卒。委之虎口乎。乃還。權景宣亦棄豫州還。齊主親至洛陽勞軍。以段韶爲太宰。斛律光爲太尉。蘭陵王爲尙書令。蘭陵王。文襄第四子。姬荀氏。翠容所出。補敘前事荀氏本爾朱后婢。性慧巧。年十四。常侍獻武。后疑其與獻武有私。欲置之死。獻武送之。婁后處養之。婁以其眼秀神清。日後必生貴子。乃賜文襄爲妾。而生蘭陵。美丰姿。狀貌如婦人好女。每臨陣。恐無以威敵。帶面具出戰。匹馬直前。萬人辟易。是役也。功最著。奏凱後。齊人作蘭陵王樂以榮之。再說周楊忠引兵出沃野。應接突厥。軍糧不給。諸軍憂之。計無所出。乃招誘稽夷。宴其酋長于軍中。詐使河州刺史王傑。勒兵鳴鼓而至。曰。大冢宰已平洛陽。欲與突厥共討稽夷之不服者。酋長皆懼。忠慰諭而遣之。曰。速以糧助大軍。保無

他害。於是諸夷相率饋輸。軍賴以給。

須知危亡交迫。非智無以濟。

後聞周師罷歸。忠亦還。越

一年。周又遣齊公憲將兵圍齊宜陽。築崇德等五城。以絕糧道。斛律光將步騎

三萬救之。築統關豐化二城。以通宜陽運糧之路。當是時。周齊爭宜陽。大小數

十戰。互有勝負。韋孝寬謂其下曰。宜陽一城之地。不足損益兩國爭之。勞師彌

年。彼若有智謀之將。棄嶠東。圖汾北。我必失地。今宜速于華谷長秋二處。築城

以杜其意。脫其先我爲之。後悔無及。乃畫地形以陳于護。護謂使者曰。韋公子

孫雖多。數不滿百。汾北築城。遣誰守之。事遂不行。

護本庸才。局足知此。

光果以爭宜陽不

若圖汾北。遂於陣前遙謂孝寬曰。宜陽小城。久勞爭戰。今既舍彼。欲於汾北取

償。幸勿怪也。孝寬曰。宜陽爾邦之要衝。汾北我國之所棄。我棄爾取。其償安在。

君輔翼人主。位望隆重。不撫循百姓。而極武窮兵。苟貪尋常之地。塗炭疲弊之

民。竊爲君不取也。光進圍定陽。築南汾城以逼之。孝寬釋宜陽之圍。以救汾北。

光與戰。大破之。遂築十三城于西境。馬上以鞭指畫而成。拓地五百里。而未嘗

伐功。

大將氣度

齊公憲督諸將拒齊師。段韶蘭陵王引兵襲破其軍。唯定陽一城。猶

爲周守。進而圍之。刺史楊敷固守不下。韶屠其外城。內城將拔。而韶忽臥病。因

謂蘭陵王曰。此城三面重澗。皆無走路。唯慮東南一道耳。賊必從此出。宜簡精

兵專守之。此必成擒。蘭陵乃令壯士千餘人。伏於東南澗口。城中糧盡。齊公憲

來救。憚韶不敢進。敷突圍夜走。伏兵起而擒之。盡俘其衆。遂取周汾州及姚襄

城。斛律光又與周師戰于宜陽。取周建安等四戍。捕虜千餘人而還。

主雖捕舊臣宿將

在放功能却敵成功

護兵屢敗。歸朝後。與諸將稽首謝罪。周主仍慰勞之。下詔大冢宰晉

國公。親則懿昆。任當元輔。自今詔誥。及百司文書。並不得稱公名。護大悅。周主

深知二兄之死。皆爲護弑。常懼及禍。故卽位以後。深自晦匿。事無巨細。皆令先

斷後聞。生殺黜陟。一無關預。於左右近習。前屢稱其忠不置。護聞之大安。異志

少息。先是文帝爲魏相。立左右十二軍。總屬相府。文帝歿。皆受晉公護處分。凡

所徵發。非護命不行。護第屯兵侍衛。盛于宮闕。諸子僚屬。皆貪殘恣橫。士民患